

## 第六回 念世交千金助費 篤師誼眾徒解囊

詩曰：

勢利相沿盡假情，結交強事是虛名。

緣何尚有貽金義，直使千秋慕鮑卿。

卻說朱能回家思量，此番進京部控使費浩繁，非一萬八千不能了事，但如此多金從何措辦，縱然向黃叔父借貸，亦難得如許之多。思忖一念，不免向各生徒計較。正在籌畫間，忽聞剝啄聲響，傾耳再聽，門外似有十餘人嘈雜，忙啟戶看視。原來各門徒到候接入一齊坐下。朱能曰：「眾賢弟光降何事？」

眾徒曰：「聞師傅慘遭大變，徒弟等幾次相候，屢遇師傅公出尊堂，與令妹些少隨物，不能備致，徒等十分歉然。今薄具贖儀百金，略作芻蕘，伏惟恕納。」朱能長歎曰：「眾位賢弟十分有心，愚師寢苦枕於書，夜飲恨。豈期大冤未報，復累張君屈死杖下，與思及此，幾不欲生。」眾徒曰：「聞前日進府不知府批若何？」朱能曰：「府大老爺極是賢明，已經行文調案，可恨巡撫受胡賊賄賂王行牌，知縣沉案免提，又將家父發監，令人痛恨。眼見冤沉海底，如此奈何！」眾徒憤然曰：「滿城慣慣，難道束手對冤，不若糾合眾兄弟，分半劫監救出師公，分半入胡家殺卻奸賊，與令堂令妹報仇。師傅意下如何？」朱能曰：「不可打劫監牢，事同叛逆，禍貽九族，身作逆民。至若卻胡殺惡，更屬非宜好。賊人眾府堅，斷難攻擊，倘勢頭不利，恐致成擒。」眾徒曰：「三命沉冤難道束手，還須另尋昭雪，別出良謀。」朱能曰：「雪冤還須部控，但苦無費，安得一萬八千來供使費，縱變房棄產不逾數百，亦屬枉然。」

眾徒奮然曰：「是不難，待我等各出己囊，糾合數千金來救使費，師傅一面打迭行李，我等明日送來。」說罷一齊告別。朱能相送出門，各自回去。

次早朱能用過朝膳，在家等候，裁過午牌，眾人約齊已到，朱能接入，一齊坐下，呈上白金數千，眾人曰：「我等受師傅大恩，愧無以報。今湊備白金五千兩，伏惟恕納。並作贖儀，願師傅早日雪冤，重相歡聚，不勝幸甚。」朱能曰：「承蒙厚惠，愚師十分有愧，此行得蒙超雪，皆眾位所賜矣！」眾人曰：「師傅說話太謙，請問行期，我等好來餞別。」朱能曰：「行期在邇，餞別之事不敢煩勞。蓋耳目昭張事，宜秘密。恐揚聞胡賊又起風波。今天一席話也作陽關三疊曲，爾等不勞過送，我亦不去辭行，但吾去後，爾等須守分安業，勿任氣生端，不負夙昔相處一場，便是愚師受益多矣。」眾人曰：「師傅鈞諭我等遵依。既恕張揚，恕我等不送了。」朱能曰：「爾等請回，愚師有事出城，明日好赴都就道。」說罷，眾人告別，未能叮囑一回，各別而去。朱能入內收好銀兩鎖戶，直往水月村而去。

卻說黃世榮催齊租項，正欲命僕買貨進京，忽報朱能求見，世榮命貴保接入此處。朱能拜見世叔便問：「此位是貴保賢弟否？」世榮道：「是也。」命子與他見禮，「他父親與我十分相厚。」二人見禮畢，世榮問道：「今賢姪到來相探，必有貴冗。」朱能哭拜在地，世榮慌忙扶起命坐曰：「賢姪如此悲淒且渾身縞素，莫非尊翁尊堂仙游否？」朱能哭曰：「叔父不消提起，愚姪慘遭家禍，縱鐵石人聞也碎心。」便把雲福與知縣事痛述一番，現今滿城封冤，欲往京部控，但需費浩繁，措辦不足。侍奉嚴命，拜求叔父，望軫念交好，解囊贈費，為死者伸冤，生者泄忿，不勝感激。」說罷，又哭拜在地。世榮扶起，慰曰：「賢姪不必如此，愚叔自有主張。你且寬懷坐下，既欲上京，現在措辦盤費多少？」朱能曰：「賴各友幫扶，只得白金五千兩。」世榮曰：「五千之數僅敷半矣，待愚叔再助你五千方能濟事。但一萬白金不便攜帶，待送你黃金三百，到京找換，亦可抵五千有餘。」說罷入內取出黃金六錠，交與朱能。

朱能叩領，告辭起行，世榮止而囑之曰：「賢姪你是烈性漢子，不待愚叔絮囑。但此去京都繁華地面，路旁花柳切莫留心，你須體念三命含冤，勿一時錯足，至緊，至緊。」朱能曰：「叔父不須掛心，愚姪大仇在身，日夜切齒，百凡可欲終難亂懷。只是愚姪發後，監有老父，舍有三棺，諸樣事宜拜求料理。倘大冤獲雪，言旋再酬。」世榮曰：「賢姪勿憂。你家中百凡未了，總是愚叔成全。明日黃道吉期，你速回整頓，早發為是。」朱能灑淚叩別。次早將數千白鏹入城，找換黃金一並到監辭父。百容一見便問：「借得盤費若何？」朱能便把各徒仗義，世榮父子成全，一一縷述。並說行妝已定，即日發京，父親百凡開懷，並求梁玉照料百容。與梁玉細細切囑一番，灑淚而別。直程到府衙浼把衙通傳，知府聞報傳見。引入內堂跪下，便問：「到來何事？」朱能曰：「小民刻日發京，特來拜辭大老爺。」知府曰：「你即赴京，待本府修書與你。」即在案頭磨墨引紙，早已把書寫就，封固交與朱能諭曰：「此書秘藏在身，不可遺失。你到京可向兵部尚書何維柏大人投遞，自有照料。你去罷。」朱能叩謝，出衙回家，向三棺哭別，禱求保護。致別親鄰，鎖戶直挑行李望京迸發不表。

且說黃世榮自朱能去後，心甚不安。次日用過朝膳，攜僕帶白金在身，到縣監與百容相見。兩下墮淚，世榮曰：「聞別幾時，不意吾兄遭此大變，微令郎到說，弟屬在夢中。」百容曰：「承兄仗義相助盤費，保小兒得達京師。倘獲雪冤，皆兄恩德矣。」世榮曰：「些須使費，何足掛齒。尋常周急，弟多不吝。何況事同切齒，倘生吝惜，如友誼何言次！」梁玉遞進香茶，一同起接坐下。茶罷，便請問梁玉姓名，梁玉曰：「在下姓梁名玉賤字伯鴻，濫充本縣禁子。」百容曰：「此亦義人，弟早晚得他周旋，不致受苦。」世榮見說，取白金二封，一封送交梁玉曰：「吾兄全叨照顧，愧無以報，些須不腆，聊作茶儀，伏惟笑納。」梁玉遜謝不領。百容曰：「黃兄雅意，賢姪收去為是。」梁玉固讓不獲後，免強授受。世榮隨遞一封與百容曰：「吾兄留此為日夕費用，後倘不足，弟自送來。」百容固讓曰：「弟自有費用，無勞兄助。前惠小兒，十分愧憾。今又惠弟，愈不敢當，請收回罷。」世榮曰：「些須芹意，無勞固執，愚意已定，收下為是。」百容見說，只得收下。談及訟事，不勝握腕。說到三棺未葬，餒魄含冤，不覺潸潸淚下。世榮奮然曰：「吾兄勿戚，待明日將三棺襯土樹立墳塋，使怨魄冤魂得所棲息，了吾兄心願。何如？」百容拭淚致謝，復相與痛說一番泛瀾而別。世榮到朱家見門鑰重扃，忙浼鄰右啟鑰而入，見棺厝塵封，總帳煙寂，不勝慨歎。即為其營兆卜扞，擇吉安葬，哭祭一番。按下不表，卻說朱能上京告部狀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。

